哈梅内伊被击杀与普珥节的启示

+-

普珥节（Purim），这个犹太人的节庆日，对绝大多数中文网友来说是个陌生的词汇。

几年前的一个普珥节日子，我从特拉维夫飞往伦敦。登机前，看到了“普珥节快乐”的指示牌，飞机头被花包了起来。

看我一脸茫然的样子，在飞机的入舱口，打扮奇特的机组人员微笑着与我握手，拥抱及照相。

猜想我可能是唯一的亚裔面孔乘客，所以才有了特别的优待?

他们礼貌地请我填一份表格，然后引导我来到一个已经布置的花枝招展的座位上。我一直在纳闷，这是在拍电影，还是个什么喜庆的日子?

随后，我打开了手机，赶忙查询“普珥节”是个什么日子?

普珥节的谜底

普珥节又名普林节（意为抽签），为纪念和庆祝古代流落波斯帝国（今伊朗）的犹太人从种族毁灭的阴谋中，蒙耶和华神保守并最终击败恶魔而幸存的节日。

当飞机起飞后，整个机舱内迅速成了欢乐的娱乐场。从没有见过这种机上的玩法，我是有点紧张的。

没想到穿着制服的机长出现了，许多乘客也加入了舞蹈和歌唱的行列。

我用手机拍下了这段难忘的经历。一般来说，犹太民族比较严肃和拘谨，相当含蓄也不轻易感情外露。

但这个飞机上的普珥节，让我断定他们对历史的尊重和执著，以及我们许多

“外邦人”迄今不可理喻的宗教情怀。







圣经的《以斯帖记》记载了这个神奇故事的来龙去脉。但在整个章节里，没有直接提到保护犹太人的耶和华神。但他们深信神的暗中护佑，已经约2500年了。

如今犹太人仍然不敢有半点懈怠，忘记过去的苦难和转机。对这个民族来说，被巴比伦虏去及被释放，以及耶路撒冷第二圣殿的重建，均离不开古波斯帝国大帝古列，大流士。。。等的恩准和庇护，但背后均是神明的主宰。

例如，人类可追寻的第一本护照，正是于公元前450年，由波斯大帝颁发给犹太人的（圣经《尼西米记》）。

在《以斯帖记》的叙事中，波斯宫廷的权力阴谋翻转成民族存续的奇迹。权臣欲灭一族，最终反被历史反噬。这个故事的核心人物——王后以斯帖与大臣哈曼 ——构成了一种文明结构的原型:

权力若失去节制，终将走向自毁；被压抑的民族记忆，会在时间中回归。

普珥节因此不仅是宗教节日，更是一种“历史翻盘学”。

而当人们把视线转向当代中东，尤其是为哈梅内伊（Ali Khamenei）所主导47年的伊朗政治结构时，某种象征性的联想便悄然出现。

这并非对任何个人生死的预测或期盼，而是一种“文明结构的类比”。

2026年的3月2/3日是以色列的普珥节。

在这个喜庆日子的前夕，2月28日上午，近代最大规模，由顶尖科技支撑，也是最具有神奇般效果的突袭事件发生了。

它翻转了地球，搅动了未来世界的格局。

伴随数年“美国去死”及“以色列去死”嚎叫声的现代哈曼——哈梅内伊与他近40位的最顶级高官助手，在40秒内变成了历史的灰尘。

回忆起飞机上普珥节的情景，我可以想象犹太民族现在的心情，也可理解为何在世界各地的伊朗侨民，正在高举传统的国旗，以及以色列和美国国旗的欢乐场面。

大多数人看到的是高科技的厉害，如摩萨德对德黑兰摄像头的长期操控，人工智能技术的算计和美国强大的网路攻守能力等。但以色列人心中的强大信念：深信神的应许和暗中的护佑，应该才是改变历史的源泉。

普珥节的深层逻辑

普珥节的核心不是复仇，而是“转折”。

“掣签”（Pur）象征命运的偶然性；而历史反转则象征制度的必然性。

当统治结构将某个群体视为“威胁的源头”时，往往意味着自身合法性已经进入焦虑阶段。

如果说“哈曼之死”是寓言中的反转节点，那么“哈梅内伊之死？”这个命题，其实并不是关于个体生理生命的终结，而是关于一种“神权革命模式”的终结。

在革命体制中，领袖往往被塑造成：神学解释权的终极裁判；国家方向的象征符号；历史使命的化身。。。

一旦这种象征发生断裂，结构性的震荡远比人物更重要和更持久。

所以问题不是“他会不会死”，而是当神权革命叙事与现代社会现实产生长期张力时，其结构是否具备自我更新能力？

任何需要持续制造敌人的政体，都已经在精神上进入衰老期。

因此，2月28日上午，普珥节前夕的30颗穿地炸弹，让世人再次看到了文明轨迹的历史循环。

以斯帖时代的波斯帝国并未因哈曼倒台而毁灭；相反，帝国得以继续运转。

这说明文明可以在权臣更替中延续。

如果将此对照当代伊朗，则关键问题在于：是个人主导体系，还是制度主导体系？

是革命叙事高于国家，还是国家高于革命？

文明的演化可以这样表达：

革命合法性 × 时间衰减 ÷ 经济现实 = 终局压力

当分母（现实）持续扩大，而分子（激情）不断衰减，
终局叙事便会提前出现，终局压力则成为不可逆的命运转折时刻。

哈梅内伊之死，是个历史的转折点。他不会成为什么英雄，只是另一个上绞刑架的哈曼而已，终为历史所记载和被后人所嘲讽。

历史的旧账和新恨

犹太人一直是庆贺普珥节的犹太人，而今天的伊朗人已经不是过去的波斯/玛代人。他们的祖先曾经击败过不可一世的巴比伦帝国，犹太人的帮助功不可没。

而在公元7世纪，波斯人又被阿拉伯人打败，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，并成为他们中间的少数派——什叶派穆斯林。

当犹太人的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的时候，伊朗人顶着阿拉伯人的压力，是第二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。

从1948年到1979年的“伊斯兰革命”前，两个国家展开了多年多项的合作，包括导弹的研发和许多科研项目的展开。

伊朗收容了大量流亡的犹太人，帮助数万犹太人从伊朗移民至以色列。在以色列被阿拉伯国家封锁时期，伊朗提供了以色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石油。

波斯人拯救了即将灭族的“巴比伦之囚”——犹太人。

而2000多年后，神棍霍梅尼的独裁伊斯兰国兴起。因为宗教的煽动，古国开始敌视并企图消灭以色列。

几年前，新的邪恶轴心国现形。伊朗虽不是首恶，但它是在台面跳的最凶的那位。

伊朗是首恶的代理人，但它也有不少小兄弟蹦跶在它的脚前：哈马斯，真主党，胡塞。。。

过去的数年，数千的犹太人，美国人和无辜的民众死于“邪恶的游戏”。

历史在反复巡回，也常常叫人捉摸不定。

2月28日，美以开始进攻伊斯兰的伊朗。伊朗的溃败和绝望，让周边几乎所有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家，齐刷刷地站到了它的对立面。

翻开中东的历史，这是多么讽刺的景象！

普珥节不是“敌人死亡节”，而是“文明自救节”。

2500前如此，今天的咆哮雄狮（Operation Roaring Lion）或史诗狂怒

（Operation Epic Fury）行动也是如此。

它提醒世人：权力不可绝对化；少数不可被彻底排除；神学不可替代法治。

若将这一逻辑投射到今日中东格局，问题便转化为：伊朗的未来，是继续在伊斯兰革命叙事中循环，还是进入制度化国家的转型阶段?

但无论如何，以色列的复国和壮大，已经上了新的台阶。

她的高升，有赖于一个强大的国家——美国，作为坚强的后盾和保障。

伊朗命运的迅速反转，让全世界都看到了现今世界的真相。

世界阵营在快速变化和重组中，邪恶轴心的倒塌岌岌可危。

而我们更需要从所有表象背后，看到《以斯贴记》揭示的底层逻辑和历史轨迹。

普珥节的真正启示

任何文明结构的变化，都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生死而瞬间改写。真正决定方向的，是社会代际更替；经济基础结构；国际力量平衡和内部合法性重组。

目前大多数的华人认知，仅停留在在《三国演义》的水平，极少数人懂得中东或愿意了解圣经揭示的人类历史， 更不会介意普珥节这类”边缘“国家的特殊日子。

“中央帝国”的骄傲在中国享受国际红利发达以后，更加膨胀的不可收拾。

伊斯兰化后的伊朗，不幸成了“中央”在中东的棋子。如同许多独裁国家一样，它深信有大腿可抱，定有铜墙铁壁般的顶级防卫资源，如吹的神乎其神的雷达和打航母的导弹。因此可以随意挑逗击杀对手，而不会受到惩罚。

伊朗更不明白“中央帝国”明哲保身和看风使舵的文化，与自己和对手的传统文化是两个世界的极端。

哈梅内伊徒子徒孙心中的偶像，一夜翻船。但是世人也未曾料到，美以对伊

朗摧枯拉朽的高科技军事碾压速度：不到100个小时，就让它海空主权尽失，从挑衅者沦为任人宰割的境地。

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普珥节，着重的不是哈梅内伊之死，而是犹太人和波斯人的叙事是否走到了尽头？

当历史再次掣签，是延续旧革命，还是转向新秩序？

这不光是伊朗的选择，也是站在它背后的东方大国的出路和教训：

你可以为一己私利，随意制定一盘自认可延续千年的大棋。但棋局的崩盘可在须臾之间发生，如同2500前的哈曼被钉在自己预制的绞刑架上。

数千亿维持棋盘的投资，以及大国的颜面和那些虚空的防空网一样，转眼间灰飞烟灭。恐怕1月的委内瑞拉及2月的伊朗才是雄狮咆哮的开始。那史诗狂怒的利剑下一个指向何处，才是人们的最终期待。

不管用多么美好的宏大叙事来包装，历史的戏剧性从来都不遵循人写好的剧本翩翩起舞。这才是普珥节在21世纪真正的隐喻。

附：普珥节的由来，最主要的记录是在《塔纳赫》的《以斯帖记》中（维基）。

亚哈随鲁在书珊城登基为王，统管印度到古实共一百二十七省。故事开始于亚哈随鲁王为他的臣子百姓摆设筵席。王命令他的妻子瓦实提前来酒席展示她的美丽，可是瓦实提拒绝前往，于是王废除了她的皇后之位。

在新皇后的选拔中，亚哈随鲁看中了犹太人末底改的养女以斯帖，将其立为为皇后。以斯帖遵照末底改嘱咐，并未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告诉他人。后来大臣哈曼被王提升，末底改因不向哈曼跪拜而得罪了他。哈曼妄图借机杀死王国内所有的犹太人。哈曼取得亚哈随鲁王的旨意，通过掣普珥（抽签）选定了十二月，即亚达月，进行屠杀。

末底改向以斯帖求助解救本族人。以斯帖宴请王和哈曼参加她举办的酒席，

并在第二次酒席上向王告发了哈曼灭绝犹太人的企图。王命人把哈曼挂在原本哈曼为末底改准备的五丈高木架上绞死。虽然之前发出谕旨无法取消，但亚哈随鲁王允许末底改写谕旨，准许犹太人在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自己的性命，杀死并摧毁任何想要攻击犹太人的敌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。十二月三日那日，犹太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聚集，攻击他们的仇敌。书珊城的犹太人十三、十四日杀敌，十五日安息，举办筵席欢庆胜利；其余各省的犹太人十三日杀敌，十四日举办筵席。末底改记录道，每年阿达尔月十四、十五日为犹太人脱离仇敌、转忧为喜的日子，犹太人在这两天举办酒席欢庆胜利。根据掣签的名字“普珥”，犹太人称这两日为普珥日。